

九七 香江 惊梦



魏 名 著



出版社

JIUQI
XIANGJIANG
JINGMENG

九七香江

惊梦

◎魏 名◎著◎

沈阳出版社

(辽)新登字 12 号

九七香江惊梦

魏 名 著

责任编辑：郎廷辅

封面设计：丛 容

责任校对：志 忠

版式设计：粘国新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 13 纬路 19 号)

陕西省印刷公司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张：10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0 千字

印数：1—50000 册

ISBN 7-5441-0330-7/I·97

定价：10.80 元

目 录

楔子.....	(1)
一、多情女巧逢如意郎	
彭总督擅改选举法	(6)
二、政研会舌辩东方台	
娇侍女戏言璇丽宫	(17)
三、法无定法律师尴尬	
无法是法弱女断肠	(30)
四、出危言妙思扭危局	
避法网偏遇不法徒	(46)
五、弱女含悲遁迹而去	
小姐发怒扑面而来	(58)
六、造明星造出离婚案	
觅芳踪觅入马蜂窝	(70)
七、权充搭档志行亮相	
沉醉夕阳玉蓉动情	(79)
八、北京城飞鸿传异事	
圣诞夜娇客赌奇观	(94)

九、司马先生唇枪舌剑

苏大博士两刃尖刀 (110)

十、风月场暗转风云场

有情人还听有情歌 (120)

十一、“三吃一”赌场败绩

“一加一”欲海掀波 (130)

十二、尽夕难解谜面语

一语惊醒梦中人 (141)

十三、政坛欲火连天涌

少女情怀动地哀 (147)

十四、艳闻潮频袭伦敦府

悲落日黯伤总管情 (153)

十五、文化“回归”何须九七

昔日“沙漠”今作楷模 (164)

十六、以讹传讹股市狂泻

雪上加霜雅芝历险 (180)

十七、赴戎机关山渡若飞

肺腑言折服明眼人 (188)

十八、乘虚而入毒梟作孽

欲擒故纵“天王”伏法 (195)

十九、金粉地一败涂地	
黄梅天勇胜海天	(205)
二十、王记者夜习沧桑史	
众歌星欣说大陆行	(214)
二十一、拱北石妙构全武行	
兴奋剂奇思跑马场	(230)
二十二、巧将金表换火鸡	
偷鸡不成又蚀米	(239)
二十三、中南海一言重九鼎	
三月天两会卷热潮	(245)
二十四、新闻界又出奇闻	
王记者漫话古今	(258)
二十五、庆回归八方动员	
赴喜宴巧识丽人	(272)
二十六、王文中力排众议	
朱洛莉天外归来	(286)
二十七、香江惊梦开怀一笑	
庄生化蝶且待来年	(296)
结末	(308)

楔子

1993年5月，中央电视台新开设的“东方时空”专栏，仿效世界各国以及港台的电视节目，设立了一个小栏目——金曲排名榜。中国的电视台，也打破了自己固有的格局，而注重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对接。接下来，它还要举办大陆首次MTV比赛，虽然比起世界潮流来，它已经落后了许多，不过，总算是起步了。

CCTV 首批推出的金曲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首《我的1997》。具有都市民谣歌手之称誉的一位青年女性，以说唱式的风格和迷惘的心态，抗拒着弥漫于歌坛的甜腻腻的靓男倩女之时风，把自己的身世和时代的风云融合在一起，以素朴而带有调侃意味的歌声，打动了多少人的心——

我的音乐教师是我的爸爸，
他三十年一直在国营工厂。
我的妈妈是一个唱评剧的，
她总报怨没赶上好的时光。

这种普通的家庭出身，顿时使人产生一种亲近感，在当今的年轻人眼中，他们的父母，牢骚满腹，郁郁不得志，是最平庸最没有出息的一代。

接下来，这位歌手继续倾吐她自己的身世，学过戏曲，进过东方歌舞团，先是从沈阳来到北京，又找了一个香港的男朋友。

有一个香港的男朋友，这在今日的大陆是令多少女孩子羨

慕的事情。

可是，女歌手把这事编入她的歌唱，不是为炫耀，而是诉说随之而来的烦恼：他可以自由地到沈阳，我却无法任意地到香港。那一条边界，隔断了她的思念和盼望。

终于，忧郁的歌声变得热烈而激切，她大声地呼吁着——

1997，1997，
1997 快些来吧，
我就可以去香港。
1997 快些来吧，
我就可以去 Hong kong。
1997，1997，
1997 快些到吧，
给我盖上大红章。
1997 快些到吧，
1997 快些到吧，
让我去看看花花世界，
让我自由去香港。
1997 快些到吧，
和他去看午夜场。
1997 快些到吧，
我可以站在红磡体育场。
1997 快些到吧，
我就可以到香港，
去看看八百伴的衣服到底怎么样
.....

有趣的是，几乎就在同一天，这一支歌也出现在卫视中文台，那是香港的一家电视台。

《我的一九九七》，由大陆歌手演唱的歌曲，能够在香港站住脚，流传开，恐怕是很少有前例的。在港台歌星称霸大陆的时代，能够逆向打入香港歌坛，除了证明歌手的实力，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它从一个非常巧妙的侧面，从个人私生活的角度，涉及到大陆和香港所共同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它对于目前的大陆与香港的现状，显然是感慨万端的；

它对于香港的未来情景，则抱有良好的幻想，一个与爱情与婚姻与幸福密不可分的幻想。这是一个少女心中的 1997，一个寄托了美好心愿的 1997。

屈指算来，从现在起到 1997 年，已经数不完满手的五个手指。

倾耳去听，从一页页飘落的日历中，我们已经可以听到 2000 年的踢踢踏踏的脚步声。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对于随着 1997 年的到来而实现的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不能不给以密切的关注，一双双黑眼睛、蓝眼睛、黄眼睛，都不由得把目光投向世界的东方。

香港，你这一言难尽的地方：

你标志着大清帝国作为战败国的耻辱和悲哀，义律先生战刀挥落，你便成为中华大地的一块残肢；

你象征着现代商业的兴旺和繁荣，作为东方最大的金融中心和最大自由贸易港，全世界各地的商品向你滚滚涌来又源源而去，把你这“东方的明珠”装点得璀璨辉煌；

你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大循环的跳板和门户，把经济活动和商品流通的活力，把现代科技和现代管理，都传输到中国大陆，使中国人明白什么叫作市场经济；

你还给大陆传输了金庸、梁羽生，传输了霍元甲、李小龙、刘德华、翁倩玉、黎明、张明敏、周润发、恬妞等等一个个不胫而走的名字，传输了美食城，当然，还有那大批走私的“万宝路”、“555”乃至裸体扑克、黄色录相带；

你也带给了多少大陆人以天堂梦、发财梦，运用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他们得以到达那片土地，去过一种不曾熟悉的新生活。

如果考虑到世界各国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对这片土地的重视，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我们更关心的，是本世纪末的香港之社会生活，是在这风云跌宕中那些抱有各种目的、各种欲望的弄潮儿和那些随波逐流的人们，以及由这些人所组成的或雄心勃勃，或啼笑皆非的生动戏剧。

我们愿意把它看成一场喜剧。

有一位哲人说过，这个世界从情感上看，是一场悲剧；若是以智慧去看，则是一出喜剧。

读者诸君，我想我们都是聪明人，我们都有足够的能力，坐在一个较高的山坡上，立于一个较高的视点，俯瞰这样一出喜剧，更进一步地，还可以构思和提调这样一出喜剧。

在这里出场的，有企望在时局变动中崛起的青年绅士；有当了多年律师却变得不会打官司的法学家；有怀了明星梦到香港闯天下的大陆少女；也有来自大陆的高干子弟和走私贩毒分子的浮浮沉沉，……形形色色的人群，纷纭万状的世相，沧海

横流，风来八面，真是又热闹又好看，活鲜鲜一只生活的万花筒。

故事要好看，不能缺少爱情和惊险。

所以，本书的第一场面便是从一个芳龄少女的艳遇开始。

一、多情女巧逢如意郎

彭总督擅改选举法

天空静谧得象童话世界中的幻境，幽蓝幽蓝的，她的身体仍然沉甸甸地立在地上，可心绪呢，早已轻灵飘逸地飞向那梦幻之中。

街面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在这寸土寸金之地，从日出之际到夜半更深，总是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可是，对于沉浸于自己的遐想之中的她，这一切都仿佛不存在。

走出电梯间，在那两扇宽敞明净的茶色玻璃门上瞥一眼自己的影子，还好，经心养护的头发纹丝不乱，薄施唇膏的双唇轮廓分明，一套剪裁合体的裙装，在流畅的线条中有意无意地加大肩部与腰部的对比，使自家的身材愈发显示得神韵十足。朱洛莉正一下肩头的挎包带，轻捷地走出来。

身后，那两扇茶晶色的自动门，悄无声息地合拢来，仿佛一个亲切、熟识得连招呼都不用打一声便知道你要做什么的老朋友，不动声色，却又暗中对你充满关注，关怀得恰到好处。

遗憾的是，在现实的生活中，这样善解人意、体察人心的朋友却太少了。记得在一次约会的时候，朱洛莉向王文中大发感慨。大多时候都是听见多识广、专以报道社会新闻为职业的青年记者王文中海阔天空地漫谈的她，经不住王文中那幽幽地闪烁着火苗的目光和执拗地擎着高脚酒杯不肯放下的手所感动，第一次饮下一杯拿破仑白兰地，被那种橙晶色的液体的奇妙和微醺所支配，舌头一下子变得灵巧异常，翻卷出滔滔的话语来：

“……你看现今的生活，不愁吃不愁穿，越来越方便，越来越舒服，超级市场，微型电脑，自动取款机，跨洋电话，家用卫星天线，只怕你还没有想到，生活中缺什么，商城里已经替你准备好了，让你花钱花得高高兴兴，处处被人象上帝一样伺候着。那天我逛店铺，不留神踩了一位老先生的脚，没想到我还没开口，他倒是一个劲儿地弯腰鞠躬，满怀歉意地说 Sorry，Sorry，对不起，对不起，直忙得气喘吁吁，真让我张不开口，我还说什么？……”

“可这只是生活中的一点表面，一层面膜，揭开来还有什么？我们一间公寓楼的小姐妹，一早一晚难免头碰头，看她心事重重，把一张挺惹人喜爱的脸蛋弄得苦巴巴的，就是没说过几句话，顶多说一句‘王小姐。’、‘朱小姐’，就算打了招呼，最近十几天都没见着了，昨天才听看楼门的老头说，她是从大陆新过来不久的，给蛇头^①逼着做皮肉生意，好不容易逃出来，隐姓埋名地给人家作女佣，到头来还是被蛇头又弄走了。要是早一点知道了，也好帮她一把，给她几件衣服也好……”

不知是酒上了脸，还是心情激动，朱洛莉脸色酡红，眼睛里盈盈地似有波光闪动，尤其是她那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善良，象一股电流传导到王文中身上，不知不觉间，竟然把大半瓶白兰地都灌到肚里。

刚在街面上站定，一辆的士缓缓地滑过来，从打开的车门后边，闪现出王文中那清俊的笑容。

朱洛莉心头一热。两个人相会，总会有早有迟，哪能那么巧。但王文中每次赴约，总是略早一些时候赶到，在相会地点附近停下来，只等朱洛莉一露面，他乘的车子便悄然而至。开

① 蛇头：在边境线上专门从事非法越境活动者头目的特称

始几次，朱洛莉只以为是偶然如此，两个人都踩着钟点赶到，可是再一想自己是从写字间出来，只是个上下楼的时间，自然好掌握。从王文中供职的《港埠晨报》到这里，却要穿过五六条街面，若不是精心为之，岂能每回都来得恰逢其时？熟悉以后，她问过王文中这样准时的窍门何在，王文中故意轻描淡写地说，那是他的职业习惯，当记者的要见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必须恪守时间，迟到当然不妥，提早赶到，也会给人家带来不方便。采访的效果好不好，全看交谈者的互相尊重和默契，要是一开始就没有合拍，接下去费多少力气也未必搞得好的。话虽这么说，王文中的那一双虽然不大但颇有神采的眼睛却盯在她脸上不肯移开，充满着甜蜜的爱意。相熟的小姐妹都说，王文中还没有结婚就这么疼她，将来的光景一定是不会差的。

朱洛莉就是这样，面对着眼前的事情，常常会联想到其它，联想一来就难以收束，一块方巾上的老式图案，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一本专门赚取少男少女的眼泪的言情小说，都会引得她沉吟深思。结果，恍惚迷离，心不在焉也给她的妩媚之中凭添几分梦幻色彩。偏偏遇上王文中这样，一只眼睛扫描着纷纭万状的茫茫人海，一只眼睛却在这讲实效讲功利的社会里寻找超凡脱俗的女子。由于家学渊源，他从小在读英文读数理化的时候，就心骛旁驰地在父亲的藏书里留连沉吟，说是曲径通幽也好，说是误入迷途也好——这两句话都曾被父亲用来作家训，——他反正是愈陷愈深，不可自拔。直至快到而立之年，仍然在寻找他想像中的有灵气的女性。

说起来也真是“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早晨抹把脸，匆匆地冲出家门，王文中在路边的排挡上买一份炒粉作早餐，这是年轻的单身族兼打工族的常事。本来嘛，并没有什么人等着急急忙忙地填肚皮，他看着花花草草的鸡粥、

虾圆、牛腩、烧鹅，正要点个小菜，忽然两只胳膊从左右两边伸出，交叉地挡在他的胸前，两位女性把他夹在中间又挡在后边，虽然还没有触到他的身体，但那阵势却也使他不由得向后让了一下。那两只胳膊圆润而白晰，透明得可以看得见表皮下面细腻的肌理。可惜王文中只是瞥了一下，便被那随着纤巧的手腕晃动而熠熠生辉的碧玉手镯晃花了眼。不是他眼花，而是他不知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撞见两位年轻女士抢在他前头点菜买粉，全然对他视而不见，唉，八成是这些小女孩的恶作剧罢。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又都去得那样仓促，不过半分钟，如愿以偿的女士们扬长而去，洒下一串响铃般充满青春活力的嘻笑声。王文中坐下来，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着这些充满孩子气的姑娘们，这才发现她们不只是两个，而是一大群，笑着嚷着登上等在附近的面包车，向海滨浴场的方向驶去。

后来，在一次随机的社会调查中，王文中遇到正与小姐妹一起在冷饮店吃冰棒的朱洛莉。采访还没有开始，如电光石火般地朱洛莉脸上闪过一丝笑意，“蒙娜丽莎”，王文中心头跳出这不知从何而来的字眼，却又觉得非常切合眼前的这张面孔，那笑容里，不是分明地隐藏着什么吗？在交谈中，朱洛莉又在并非有趣的话题中几次忍俊不住地泛起笑意，把王文中笑得局促不安。心中暗暗发急，是不是自己扣错了钮扣，配错了领带与上装的花色，还是头发走了型，巴不得找一面大镜子端详端详。虽然出于礼貌的原因继续端坐在那里，那种有事在心的样子还是从他偶尔侧一侧脸、下意识地想发现一面镜子的轻微动作中被觉察出来。

难得的是朱洛莉的那份细致，既善于体察别人的心态，又对他人都有善意，不忍心看着王文中受窘，便向他讲起那天

早晨在排档前发生的事情。原来，那一天她也在场，便是那群女孩子中的一个，她的小姐妹们的促狭和调皮，虽然过分一些，却也引起她的好奇。想看看被愚弄的人会作何反应，他会不会发怒，会不会破口大骂，会不会使蛮。王文中的举止，使她看到了成熟和宽厚，给她以很深印象。被包围的王文中当时无暇顾及其它，经她这么一讲，也想起来，那群女孩子在登上面包车的时候，的确有一个女孩是走在最后，上车前还朝他瞅了几眼的。

“洛莉，今天的天气真好，我临时改变主意，我们到嬉水乐园去玩好吗？”朱洛莉刚刚钻入车门坐下，马上便被王文中把她的一双手紧紧握住了。虽然的士司机对各种各样的乘客都司空见惯，并不关心后座上的事情，朱洛莉的脸上还是泛起一抹红晕。

“那怎么行？我什么都没准备，总不能到那里去租别人穿过的泳衣吧。”

朱洛莉的话音未落，王文中就递过一个装璜考究的长方形盒子。从透明的封面看过去，是一件在黑色的底面上绘有两三朵洁白的睡莲花图案的泳装，并且名之曰：出水芙蓉。朱洛莉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与王文中相握的那只手暗暗地加了些力气。而且，不知是否因为用力之故，虽然坐在有冷气的车子里，她的身上还是微微发热了。

“……”

等两个人精疲力尽又非常开心地从水里爬上来，坐在小巧玲珑的一间餐馆里。王文中这才收敛起轻松欢快的神色，沉吟片刻，对着朱洛莉——因为兴奋、刺激，她脸色晶莹红润，秀

发纷纷披落，只被一条白手绢挽在脑后，透出清新和自然——王文中不被察觉地吁一口气：

“莉，这以后的几个月，怕是没有这样尽情玩乐的机会了。新来的总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要改变香港基本法，爆出了前所未有的大新闻，北京和伦敦都高度紧张，我们也会忙得不可开交，忙得没时间安歇了。”

洛莉正在举箸的手停在那里，默默无言，只是觉得这餐馆的灯光忽然暗淡，凄然。

这就是当记者的命。

既然结了这份缘，也只能认定这份命。

可是，你为什么不能等到明天再说明，让今天晚上有一个圆满的句号，有一个温馨的梦？

这就是当记者的命。

成天瞪大双眼，想从人海茫茫中寻得一两条重而又大的新闻，就象浩瀚海洋上的渔轮，总想发现水面下的鱼群。

不，捕捉新闻可比发现鱼群要难。鱼群难于寻觅，还总有大致规律可以把握，有旺季有淡季，只要把你的活动节律与大自然的荣根相调谐即可，而且，捕鱼的丰歉，只有自己明白底细，互相间的威胁并不很大。当记者抢新闻呢，一是最容易从最没有准备的地方，最容易疏忽的时间爆出冷门，令你防不胜防，二是竞争激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少数人可以一举成名天下闻，更多的人不是半途而废，就是老死寒窗。要不怎么搞这一行当的人，都说跑新闻、抢新闻呢？

现在，一场新的新闻大战已经拉开帷幕，王文中的心头，如大海的波涛一样涌动不已。据他的判断，这将是九十年代中期本港最重要的事件，而且旷日持久，它的尾声大约会在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这期间会有多少令人惊讶、困惑、难于选